



10816

舒梓溪文鈔





萬曆庚申六月朔鑄

舒文節公全集

本衙藏板

翰林院修撰舒芬



勅命

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文章之任班資

勅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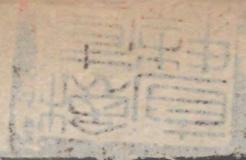
特重于翰林國史之官

筆削首稱乎修撰故必

極衣冠之選抑將為臺

閣之儲既越常流宜承

殊典爾翰林院修撰舒



芬學識精醇性資端介  
文魁天下職列詞垣編  
摩稱秉筆之公考校號  
得人之盛比懷忠憤嘗  
抗疏而謫官旋值新朝

○勅命

二

遂賜環而進祿賢名大  
振慶典方行可無寵章  
以示褒勸茲特進爾階  
儒林郎錫之勅命於戲  
陳仁義格君心亦旣資

於勸講罄謀猷禪治道  
尚有待於延登益懋乃  
庸用光朕命欽哉

勅命

三

勅命

嘉靖二年七月初五日

之寶

翰林院修撰

贈左春坊左諭德謚文節

舒芬直嶺未突坐前公

誥命除日國家對對英

天奉

○誥命

四

天承運

皇帝制曰國家優禮儒英

崇獎直節未究生前之

用必隆身後之褒匪特

酬忠亦以示勸爾翰林

院修撰舒芬學殖深醇

行修端潔軒對擅龍頭

之譽廬居戢鴻羽之儀

志謝飽溫道先敬義陳

謹言而逆耳自許孤忠

○諾命

五

持正論以犯顏寧甘三

黜危明憂治目前追四

諫之芳斷鞞叫闈領下

奮再批之勇齎志以歿

直氣如生茲特贈爾爲

左春坊左諭德誥文節

起錫之誥命於戲身抑而

揚實行推

三朝之聖論久而定榮名

垂百世之光英爽有知

○誥命

六

庶莫歆服

三  
制  
誥

萬曆拾陸年伍月拾捌日

寶

左春坊左諭德

舒梓溪先生文鈔序

宋歐陽公文章經濟天下翕然宗之荆舒繼起摘辭雖工掩於相業愛而傳者罕矣方是時二程在朝忠言入告上每俯躬喜納風及用舍亦勤首肯然典禮法度一變雖巽誘諄切莫之能繹也臣從善則可以諱君吁難矣哉

毅皇帝豫遊時史官敢諫者惟梓溪舒先生一人雁杖後病臥院中掌院者懼禍使人標出

梓溪文鈔

序

一

之先生屹不爲動曰吾官于此當死于此死  
謫閩裹瘡就道或勸俟痊先生曰死吾分也  
敢少留耶宅憂扶柩自江而湖忽雲垂波立  
舟楫危甚爲文籲祭風濤頓息人服其精誠  
于時再諫再杖抵家則沒矣年四十有四爾  
謂之烈丈夫者非邪平生清苦家無立壁儲  
御史良材爲小築會城居其妻孥佐曩歲過  
之二子奉奏出其文集相示於乎先生勵志  
聖賢之學氣節文章蓋餘事也江右大寇性

一峰以道鳴世先生實繼之其策名

清時同令德榮問同官止脩撰抱道而終又同  
雖儕之伊洛諸賢可也夫豈徒以文傳者哉  
憶歲丙子偕陵陽梅君百一北上偶論武王  
代殷歲在鶉火通考象緯弗載因推步之歲  
自烏帑旅于龍首我

聖祖殄平僞漢丁未改元星紀吳分也壬午靖  
難析木燕分也福德所在其應如響可弗詳  
乎梅嘆曰向見國裳亦論到此佐自是知先

梓溪文鈔

○序

二

生比入史館先生復官造

朝相見握手謂曰吾識君於百一久矣自是過  
從驩甚嘗曰心術與學術相符者也懷居與  
懷利相因者也怠勝敬欲勝義則其心死其  
學僞吾儕格君其豫在此佐恒衣其德言每  
察先生端居終日讀書治事之暇未嘗晝寢  
夜必計過自訟晤卽相告蓋乾乾惕若其真  
積深矣嘗謝

馳恩騎入吏部堂屬噴有煩言先生將奏其作

威佐謂曰曾記定性書乎人於怒時遽忘其怒先生謝曰吾子督責是也卽焚其草每言歷象古太史職也中星以日爲主七政以歲爲主凡盈虛朏朧伏逆遲留如指諸掌觀墜星氣占則必應佐弗能及也其論西山變律謂擴前哲所未發佐謂此乃京房執始變虞之屬耳孰謂不然居二日來曰吾過矣檢漢志果京房律也因言鍾律度量所以治歷明朔康節粗得大意而不能建律運歷將舉禮

樂必也周官乎觀大司樂則律歷備矣佐深韙之惜其著迷散逸茲集特十一爾吾廣方伯張公鑿學憲張公希舉皆先生鄉人也聞而欲刻之先一夕佐夢先生來顧語笑如管窺曰吾文欲刻盍慎擇諸明發而二公果至於是手自校選定爲五卷於乎先生信神明矣哉蓋其爲人也其死忠勇其孝感誠其從善敏其自治嚴其禔身潔其處貧樂故能合內外貫天人名理加呈宋詩文如韓歐而多

所自得使若荆舒之逢時則率典迪而  
者消矣然則先生進退存亡其爲天下國家  
所關係豈細故哉佐於是重有感焉

嘉靖三十年歲次辛亥孟夏朔日

前進士史館友末海隅黃佐頓首拜書

梓溪文鈔

○序

四

舒梓溪先生文鈔序

梓溪舒公既云之二十五年學憲來溪張君  
哀遺稿若干篇刻之宮端泰泉黃公有友誼  
表其志以傳信來世鑿謂公鄉先達也嘗三  
復悼歎於公之遺文往事而又以直道爲

國家賀焉因僭附一言嗚呼古之賢人君子以  
民物君父爲念凡民物之休戚君父之安且  
危機宜利害皆責諸已彼誠見天理之當爲  
而無所顧慮然非特立獨行莫之能與也嗚

梓溪文鈔

序

五

呼是所謂直道也夫直道世之元氣元氣完  
則百邪爲能勝古有致理者其體勢敦龐淳  
固其廟祐尊安歛五兵弭釁逆強臣賊子寢  
伏畏讐而綿歷千祀恒必由之顯明直道之  
烈也與我

皇朝

天祚隆厚加以

列聖培植士大夫不安爵祿之酣豢而任綱常  
倫理至有忠義傑然振世如一峰羅氏可謂

古今一快矣後數十年而公又繼之其遭承  
名寵既無不同而批逆鱗瀕於九死大節挺  
然而相望又何其盛也公學博而行脩自布  
衣窮居無不可稱說於世嘗悲悼俗學其爲  
文志意溢發翔出萬物之表而義理淵鬯有  
紫陽氏之家法焉爲詩好古雅謂流連光景  
爲無益咎人考文者徵實於憂時敢諫其公  
之謂歟公拜倫魁甫十年再入翰林一謫福  
建市舶提舉丁內外艱半之享年四十有四

梓溪文鈔

○序

六

風神王立眉宇英特秀爽遇事侃侃無幾微  
矯飾蓋其養之正出之果而非有意必也處  
朋友不阿徇有廟切之益尤善成就後學公  
旣以素所樹立爲天下嚮往其擯落也天下  
方顛顛焉跂踵以俟賴

天子仁聖褒崇弼直凡

先朝所讜言罹罪播遷之臣並見錄用徃徃躋  
通顯其播遷而死者亦蒙贈錄而公召復遽  
憂阨以終數也文其可無傳乎雖然公之可

傳者豈徒文而已哉而

國家養士與士之爲報抑可謂厚而盛矣故表  
言之嘉靖辛巳夏五月朔

賜進士出身奉正大夫廣東布政司左布政使  
前奉

勅提督學校浙江按察司副使翰林院庶吉士  
郡人張鏊謹序

梓溪文鈔

序

七

舒梓溪先生文鈔序

國朝以制科取士得人爲多肇自洪武辛庚迄  
今幾二百年歷科五十有八而吾江右魁  
大廷者十有六人振藻藝林蜚英槐棘垂休簡  
策蓋後先相望也乃若出處之同表著天下  
後世則有一峰羅先生倫梓溪舒先生芬焉  
一峰之文久已鏗行而梓溪之文世未多見  
近方刻於廣省宮端泰泉黃公方伯蒙谿張  
公旣各爲之序矣顧尚多闕佚先生門人文

梓溪文鈔

序

八

峰熊子杰哀集數年復叅廣本於是收錄殆  
備予始得縱觀之因思先生與一峰先後同  
以敢諫謫官謫且同於閩地閩士民慕其道  
德風節而宗之旣又同俎豆之矣則刻先生  
之文宜在閩乃携入閩臬僭加商訂謀諸學  
憲鎮山朱君衡深以爲然而大叅南溪丁君  
以忠憲副直軒汪君侏僉憲忠池黎君奎麓  
泉徐君光啟皆誼在同鄉以爲樂捐俸  
而共成之予讀先生制策如董賢良封事如

胡邦衡詩文不獨兼步韓歐而直追源流蓋  
博極羣書根據體要爲燦然規世載道之言  
其間如論道學則尊濂溪爲中興之聖而不  
滿伊川之外師敘周禮則深斥漢儒附會之  
非而直責朱子之惑自非確然見理之直毅  
然任道之重不惑而不懼者敢謾爲之說耶  
是殆發前賢所未發有功於聖人之門豈但  
文焉已哉先生於仰觀俯察律歷象數古今  
名物無不洞究精微而尤拳拳志在周禮使  
假之以年得立朝行志舉周官法度以翊  
聖皇致休治豈非

國家民物之幸顧天奪之早徒使天下後世  
景仰其直節昌言之風而齎業志匡時之恨  
豈非數耶予生也晚輒於遺文三復悼歎豈  
敢序先生之文哉况先生之亡將三十年而  
使天下後世人得而仰之凜凜然猶有生氣  
如此卽先生之精神塞乎天地有不待言語  
文字而存者惟千古而下考德論世亦必

所徵焉則是集不可無也愷不佞謹述其刻  
集顛末以諭四方之景慕先生者云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春二月甲子

賜同進士出身中順大夫福建按察司副使前  
文林郎南京兵科給事中南昌萬虞愷謹序

梓溪文鈔

○序

十



文林郎南京兵科給事中南昌萬虞愷  
顯同進士出身中順大夫蘇蘇鄭察司副使前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春二月甲子

兼順夫以翁四代之景慕先生云

舒梓溪先生文鈔序

鄉先正曰舒國棠氏正德丁丑  
為廷試進士首余暨時每得聞  
其言論風節於薦紳先生所則  
既私心嚮往焉後與先生孫伯

梓溪文鈔

○序

獻同舉於鄉頗為余道先大父  
志行則益思讀其文以尚論其  
為人甲戌春余之任閩臬伯獻  
出其遺文若干卷俾余校而序  
之余惟閩先生故謫官地也當

其時布德談學多士宗而頌臣  
之至今則是刻詎不宜於閩哉  
先生以文學侍從

宗朝志在國家絕無溫飽念諸

所諷議繫社稷經常之重既而

梓溪文鈔

○序

二

巡幸欲南且編寫先生氣愈勁  
言逾厲直陳時事不少避忌以  
此竟蒙杖譴時有當事者阻抑  
之莫能奪也及

世宗踐祚詔錄前得罪言者先生

台還原官略不為已事悔怵會  
有大禮之議復抗疏犯怒杖幾  
死余讀漢史至汲長孺好面折  
廷諍而淮南寢謀輒廢書歎曰  
嗟乎直言之士其道主於匡君

梓溪文鈔

○序

三

也而亦可以弭釁人君用直言  
之士其功在於拯失也而亦可  
以建威故士能居常敢諫而後  
能臨難死義乃自古記之矣我

國  
家運祚昌明培養隆治士大夫

不安酣豢而任細常二百年來  
有先生與一峰羅氏後先相望  
於大江之西可謂盛矣先生再  
杖病創甚尋丁內艱歸踰年病  
作竟死之之後家無立壁嘗語

人曰心術與學術相符者也懷  
居與懷利相因者也怠勝敬欲  
勝義則其心死其學偽噫心死  
則死身死則死等死耳心與身  
孰重先生其辨之審矣故自初

仕至死德之甫十餘年中間諫  
而杖杖而竄又復諫又復杖百  
折不回即死生曾無蒂芥又安  
知有可懷之榮利可戚之貧阨  
哉先生勞而穎敏貫穿經史百

梓溪文鈔

○序

五

家雖象緯律厯禮樂名物靡不  
洞究而尤精於天文所著有易  
箋問東觀錄周禮定本太極通  
書釋義多不下數千萬言徃注

數前人所未發而尤注意於周

禮鳴乎高年不及艾歷官不過  
史懷瑾握瑜齋志以死論者至  
今悼之然而讀是編者當知其  
心之所以不死也其他操行之  
脩潔文章之淵壑與夫世系出

梓溪文鈔

序

六

家業以載之狀誌中以故不著  
著其大節伯獻名琛即余辛友  
博古而文能世其家學云

後學南昌漆彬頓首拜書

修樸舒先生傳

武進後學薛應旂撰

修樸舒先生名芬字國裳江西南昌進賢人也其先世居浙之東陽元大德初有名文英者始徙進賢之梓溪載傳至溥震溥震生庭式庭式生法皆積德累行世雖未顯識者已知其後必有達人法娶聶生先生幼卽岐嶷峭穎異於凡兒甫成童入郡學嘗作赤鴈賦郡守奇其才謂當魁天下進賢有石人灘相

梓溪文鈔

○傳

一

傳謂灘合則狀元出人遂以石灘稱先生蓋期之也先生遜避別號梓溪家貧清苦不與人羣雖於書無所不讀寔勵志聖賢之學不屑爲博物洽聞之士端居終日未嘗晝寢夜必計過自訟晤卽相告每悼俗學之陋嘗曰吾唯欲出以行志耳不然則聲律對偶之文可無作也故志爲文氣志渙發理道暢達一洗回互隱伏支離纏繞之習正德丁卯舉江

西鄉試明年入南太學譽望籍籍祭酒司業

以至六館師生罔不起敬丁丑舉禮闈入對  
大廷賜狀元及第授翰林修撰嘗謂古禮樂久  
廢恒游心於周禮鍾律無益詩文一切謝去  
已卯春權倖江彬等蠱惑

武宗勸之游豫議以三月壬子警道東巡祀岱  
宗歷徐揚抵金陵下姑蘇復泝江浮漢登太  
和太嶽且徧中土繁麗諸處將相大臣多縱  
輿之都下人情洶洶危懼先生乃約諸同志  
上疏乞留俱會闕下吏部尚書陸完迎諸  
梓溪文鈔傳

上疏者曰主上聞直諫輒引刀爲刎狀今  
且撒頰矣其容色詞氣盡歸咎

武宗以沮言者一時言官又多其黨遂爲所沮  
先生乃邀吏部郎中夏良勝禮部郎中萬潮  
太常博士陳九川舉酒酌之曰匹夫不可奪  
志吾輩乃爲大臣所奪乎遂連疏入於是吏  
部郎中張衍瑞禮部郎中姜龍兵部郎中黃  
鞏孫鳳員外郎陸震刑部郎中陸俸行人司  
副余廷瓚等俱連疏入時又有太醫院醫士

徐鏊以醫諫

上大怒車駕亦不果出下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徐鏊於錦衣獄先生與張衍瑞姜龍孫鳳陸俸等百有七人俱被命跪午門外梏拳五日既余廷瓚等亦下獄黃鞏等六人亦在午門外梏拳跪五日是時工部主事林大輅等三人大理寺正周敘等十人亦連疏入俱下之獄尋亦梏拳跪五日復有金吾衛指揮張英肉袒戟刃於冒諫數日天色陰

粹溪文鈔

○傳

三

霾京師震駭公卿出入輒被唾罵投擲瓦礫遂減去跟辦官吏徃徃在昏暗時行乃益謀蔽惑請命禮部禁約不許言事通政司遂格不受疏堂官獻諛者叅劾司屬爲妄言由是上大怒遂不解戊午水溢內海子四五尺折橋鉄檻是日先生等一百有七人俱褫衣廷杖先生以疏首杖特甚神色不異唯口呼高廟之靈冀以感動上心杖畢幾斃暴創臥

院中掌院者懼禍使人標出之先生屹不爲

動曰吾官于此當死于此既而復蘇謫爲福  
建市舶副提舉其餘罰俸有差上怒猶未  
解四月己卯黃鞏諸人亦俱褫衣廷杖林大  
輅周敘余廷瓚降級調外任徐鏊戍邊其餘  
爲民時死杖下者陸震余廷瓚主事劉校何  
遵評事林公輔照磨劉珏行人孟陽李紹賢  
劉平甫李翰臣詹軾凡十有一人先生惻惻  
嘆曰使余肯從宰臣之沮則諸疏且緩矣今  
致諸臣之死芬可以獨生乎聞者感發君子  
謂先生此舉振士氣沮奸謀植風化寔有大  
功於世教也辛巳

梓溪文鈔

傳

四

今上卽位詔起先生適宅父憂嘉靖癸未秋服  
除復修撰甲申夏會議大禮先生疏凡三上  
伏闕得罪再杖於廷明年乙酉母太安人  
卒于官舍先生扶柩歸由長江至彭蠡忽颶  
風鯨波大作先生號顛風濤頓息君子謂誠  
孝所感云丁亥春三月疾作十有四日卒距  
生成化甲辰三月十有二日年四十有四所

著梓溪集若干卷詞嚴義正如其爲人編輯  
周禮定本則尤其所注意也先生平生不事  
生業家無立壁廵按江西御史儲良材爲小  
築省城居其妻孥子三人忝奉奏奉子琛奏  
子璫俱領鄉薦薛應旂曰余管過進賢進賢  
士人頌舒先生從事聖賢之學與其歷履比  
舊聞加詳恨九原不作不及言從之邁及官  
留都太史黃才伯往往爲余談成化間羅葵  
正劾大臣遭喪起復章德懋黃仲昭莊孔暘  
不作應制燈辭皆上疏落職當時謂之翰林  
四諫迨

梓溪外集

○傳

五

毅皇豫遊時史官敢諫者則唯舒國裳一人矣

吾黨自謂清華獨不念輔導論思之職乎因  
出翰林先後姓名授余志之余寡陋因循未  
之樸次值有論學者援東漢諸人而檳氣節  
然則聖賢固無氣節者邪蓋自正德丁卯逆  
瑾讎害戴銑諸人始矯制褫衣受杖死者相  
繼又十年己卯再罹此變於是士人漸爲此

論嗚呼此可以觀世道之推移矣余重有感焉作舒修撰傳

梓溪文鈔

傳

六



舒修撰傳

論嗚呼此可以觀世道之推移矣余重有感焉作舒修撰傳

舒太守公以理學名贇之裔茲鄭土雖風  
塵鞅掌案牘絲棼而獨雅尚經術其淵源家  
學然也歲已未以入

覲旋見學宮傾圯首捐俸撤而新之慨然以薪  
槲人才爲已任已又仰體

文節公淑世之心檢求帳中出梓溪文集數帙  
命鐫刻于黌宮以式多士種種嘉惠來學意  
甚盛刻旣成不佞達受而讀之剛大之氣錦

梓溪文鈔

○跋

一

繡之腸宛若求之而可得焉竊念文章一道  
紹明纘述固賴有賢子孫而一種傳世之骨  
與傳世之神雖復陷海走山而精光不可剗  
滅非徒以其文字之工已也秦漢以前其作  
文大旨竇如唐宋而來稱一代大手筆必首  
韓歐當韓之表佛骨策淮蔡面詰王庭奏歐  
之論朋黨建儲宮彌縫英宗母子文章風節  
至今凜凜有生氣此神骨之必傳者也我

文節公忠諫經術夙絕海宇迄今讀所奏廷對

一策諫南巡隆聖孝議大禮諸疏千古議論亦千古意氣生平著述不肯一語傍人籬落下則是集寧直並駕韓歐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先是文節公有孫伯獻甫爲郡大夫鏤其板于閩未幾爲祖龍索去今太守公亦文節公之孫亦以郡大夫鏤板于鄭光昭祖德者後先相掎揆盛矣是舉也黌宮鼎建文稿重新潤色揆東里之華傳播貴洛陽之紙四美具焉而乃今知六經文字不與秦火俱灰

梓溪文鈔

○跋

二

類若有靈物護持之者其神與骨故自不朽也美則愛愛則傳其以嘉惠來學如五緯麗霄漢間嗟乎寧直並駕韓歐已哉先輩諸名家業有敘述不佞達曷敢以管蠡之見窺測高深聊以識其歲月云耳

尚

萬曆庚申六月沔陽後學蕭上達薰沐頓首拜

書

先大父大史公行實

太史公捐館之四十一年是爲隆慶改元

皇帝蒐先朝建言得罪之臣有褒卹典乃琛與

計偕至思我太史公以道鳴世與一峰羅公

同而官止修撰又同羅已謚文毅而我太史

公尚未議謚第欲陳情於

闕下會有禁止之時禁子孫陳乞故追敘太史公之行

以俟觀風者採云

太史公琛之先大父也姓舒氏諱芬字國裳

○行實

初學者稱石灘先生相傳謂石人灘合狀元

出公乃遜不居故學者更稱梓溪先生而公

著書則自號視帶子云太史公生而穎異不

羣凡兒六歲誦詩習禮輒了了大義日博羣

書年十二郡守祝公名瀚字惟容山陰人脩封洫至命

賦馴雁依人頃刻賦成遂大奇之薦補郡博

士弟子督學蔡公名清號虛齋晉江人試輒首選因與

語大悅之輒語人曰此不獨他日大魁天下

士斯道正傳其在茲矣以上出墓誌及本傳以詩經中

正德丁卯鄉試戊辰卒業南雍嘗過夜分不寐雖於書無所不讀實勵志聖賢之學不屑爲博物洽聞之士最喜濂溪嘗稱之爲中興之聖所著有太極繹義通書繹義又作易筌問七十餘條書論二十篇詩稗說三十餘條春秋疑義三十餘篇按太史公與顧順中書云近年所著易筌問七十餘條書論二十篇詩稗說三十餘條春秋疑義三十餘篇後俱散失後六十年琛復得易筌問於朱用晦氏一時號稱天下士者咸餘訪之竟不得惜哉

推讓焉逮丁丑春考官陸文裕公

名深號儼山上海人

○行實

二

薦爲元選有他日必爲骨鯁之語主試者抑居十一名及對

大廷頃刻萬餘言立就而指摘時弊獨切

御批第一甲第一名授官翰林院脩撰時

毅皇帝不時巡幸太史公憂之戊寅春二月

孝貞皇后崩踰月卽欲往視山陵又革一應

擺路軍馬太史公度其且至宣府遂上隆

聖孝疏謂三年之內當深居九重無復外出

雖釋服之後儼然皦皦在疚如成王免喪朝

廟之時又謂自古萬乘之尊非奔竄避難未  
有輕身而不嚴侍衛者旣而又上車服疏謂  
天子等威莫大於車服而下同於庶人甚非所  
以辨上下而定禮義也時虞有意外之變故  
每疏之中三致意焉又言

孝貞作配

茂陵未聞失德而

祖宗之制

主必於午門昨

孝貞太皇太后之主以從

陛下之駕入於旁門使他日作史者以春秋法

○行實

三

書之曰六月巳丑

車駕至自 山陵迎

孝貞純皇后主入

長安門則讀者亦必以春

秋公薨書地不書地之法求之則

孝貞不得正終之疑不解矣宜

陛下明詔中外以示改過二疏極言天理人欲  
之分反覆數千言諷諭切至會江西洪水決  
圩漂舍遂乞 恩終養謂臣係獨子無他兄

弟父母老疾恐填溝壑辭極悽愴凡五上疏

不允以上出奏疏 已卯春

車駕議以三月十九日壬子 警道東巡祀岱

宗歷徐楊抵南京下蘇州復沂江浮漢登太

和太嶽且遍中土繁麗諸處先是江西宸濠

久蓄異謀俟釁而發又結陸完錢寧輩為內

應時

帝星又明於江漢士大夫非忠義素定者輒懷

二心以故一聞

駕出人情洶洶懼禍不測將相大臣多縱臾之

○行實

四

皆以為天下之事不可為矣太史公乃慷慨

首義曰 車駕出必不利此社稷安危之所

繫也十五日早率同館疏先入時願同諫者編脩崔公桐

庶吉士汪公應軫曹公嘉王公廷陳馬公汝驥江公暉 乞留 駕言甚

激烈有曰痛哭泣血不忍為

陛下言者江右有 親王之變宸濠 大臣懷馮

道之心陸完 以祿位為故物以朝署為市廛

以

陛下為奕棋以革除年間事為故事也復罪刺

閣中謂一切危亡之迹不若言以救而聽

主上之自壞時完以智術倖高位且將有奪之者利於

主上遠出則已得以久其位或濠之誅倖遂則已又有非聖之福故造為惡語以沮抑諫者

謂

主上聞直諫便舉刀為劓狀且曰今撒賴矣初

以此沮太史公太史公不聽復以此沮諸司

欲諫者太史公乃邀考功夏公名良勝江西南城人儀

○行實

五

制萬公名潮江西進賢人太常陳公名九川江西臨川人至寓

舍酌之酒訣之曰匹夫不可奪志吾儕乃為

大臣所奪乎今日之事當死諫無二是夕遂

連疏入時號江西四君子謂首事也楊憲菴詩曰西江四君子比關幾封章且

以告諸同志明日吏部張元承名衍瑞等兵

部黃伯固名鞏陸汝亨名震浙江蘭谿人等刑部陸

天爵名傑等疏俱入又明日禮部姜夢賓名

龍等兵部孫鳴和名鳳等行人司余伯獻名

贊江西鄱陽人等疏俱入又有太醫院醫士徐鏊以

醫諫乃二十日癸丑

天威震怒命舒芬等百有七人於午門外跪五日未辰而入終酉而退復有金吾衛指揮張英以是爲變故明效乃肉袒戟刃於胸以死諫數日天色陰霾京師震駭公卿出入輒被唾罵投擲尾礫遂減去跟辦官吏往往在昏暗時行奸無所容益謀蔽惑請命禮部禁約不許言事通政司遂格不受疏堂官獻諛者叅劾司屬爲妄言由是

○行實

六

上怒遂不解而車駕亦不果出向使太史公爲陸完沮則夏萬之疏且緩諸公之氣亦衰矣安得此舉以制

主上之行哉

以上出李崇德墓誌

乃二十五日戊午命

舒芬等於午門前褫衣杖三十公以疏首杖特甚神色不喪惟口呼

高廟之靈冀以感動

上心是日水溢內海子四五尺至不了橋衝折

鐵檻大柱七根若斬然杖畢幾斃臥院中掌

院者懼禍至使人標出之太史公屹

曰吾官於此當死於此又

命爲首者

任遂謫福建市舶副提舉

羅一峰劾大臣  
喪起復亦論此

太史公此謫正同其地比奔喪歸閩  
人宗其道德風節乃立祠以祀二公云

瘡就道或勸俟瘡曰死吾分也敢少留邪

時死而復甦遠近相傳爲野祭有一峰之後

見先生之語

此段出黃  
忝泉序

旣至閩講學不倦生

徒日衆且布德宣威遠夷心服六月十四日

江西宸濠果稱兵謀反俄而伏誅季秋九日

行實

七

動登高思偕年友遊烏石板崖樵岑長嘯孤

詠或倡或和以竟此日越十日又至各爲詩

若干首屬太史公和且錄之以記遊太史公

曰屈子作離騷人謂忿怨嫉世邈虛非知屈

子者古仁人立言深遠余何敢也集成有三

山紀會錄庚辰閏八月野江翁棄養於家太

史公聞訃慟絕兼程而歸歸則哀毀骨立事

事循朱子家禮時鄉多寇有請避居者

士何以憂寇堅立不易辛巳夏

世宗卽皇帝位肆赦諸竄謫者皆

詔起會宅憂癸未服闋應

詔復官翰林道濟入謁

先師行釋菜禮周歷宮宇壇場堂閣覽山川勝

槩徘徊數日若深有得因錄所撰謁闕里記

所畫闕里圖所貌入聲夫子宮墻圖所行釋菜

禮儀及士相見禮儀并問荅五章聯句三十

五韻總題曰東觀錄時吏部欽依

詔書例陞俸一級太史公上辭陞俸級疏六月

○行實

奏請

勅命遂得 馳恩又進太史公階儒林郎降

勅褒之甲申春二月

昭聖慈壽皇太后聖旦節太史公上乞 命命

婦朝賀疏謂

皇太后奉

陛下宗社大計而

陛下承繼大統觀夫成王周公儀禮經文與我

太祖制服之意則是

陛下於

皇太后雖欲疏之有不能者是宜率天下懼心  
以事其

親而不可使

皇太后之淒涼也三月乞致仕以圖便養疏再  
上不允洎夏又再上不允又乞改選以便養  
又不允時

世宗欲尊

興獻王爲皇帝爲皇考

行實

九

命下羣臣議大禮太史公執議謂爲人後者爲  
母之子不得顧私親疏凡三上固爭不得乃率  
朝紳慟哭於

左順門

皇帝震怒杖如前幾死罰俸三箇月時奉太安  
人聶氏就養明年乙酉太安人卒於京師官  
舍請

命扶柩南還行李蕭然抵家三月而塋生平酷  
好周禮詳加訂正作五官序辨五卷六官圖

釋一卷別僞一卷既乃校定正經仍六卷總

之十有三卷題目周禮定本謂周禮者至誠

盡性之書也門人魏公良貴刻于寧波府官舍又嘗修三禮

書未幾太史公辭世使天假之年得立朝

行志舉周官法度踞治數載

聖皇致休治不難矣嗚呼痛哉此段出太史公本傳

幼卽穎拔日記數千言貫穿經史百家之旨

於凡仰觀俯察律歷象數古今名物無不洞

究其奧而於天文尤精每言歷象古太史職

行實

十

也中星以日爲主七政以歲爲主凡盈虛朧

朧伏逆遲留如指諸掌觀望星氣有占必應

雖同館號知天文如黃泰泉名佐香山者亦自

以爲不及也又言鍾律度量所以治歷明時

康節粗得大意而不能建律運歷將舉禮樂

必也周官觀大司樂則律歷備矣識者韙之

此段出黃泰泉序其博文有如此者七歲能詩十二

工賦論議必折其衷感時乃見乎志至于大

或千言少僅數語志意溢發翔然於萬物之

表而多所自得若制策封事雖董贇良胡邦

衡不能過焉此段出張蒙溪萬楓潭序其文章有如此者

端居終日未嘗晝寢夜必計過自訟晤即相

告出黃泰泉序凡視聽言動必準諸禮而不敢少

失尺寸嘗語同館友曰心術與學術相符者

也懷居與懷利相因者也怠勝敬欲勝義則

其心死其學偽吾儕格君其豫在此出黃泰泉序

謂太極圖亦則河圖與伏羲同功而不滿先

儒本於易之說謂濂溪得斯道之正脉而直

○行實

十一

責程正叔之外師至於周禮一書嘗責漢儒

多附會之罪宋儒乏表章之功謂周禮之與

儀禮戴記猶蜀之於吳魏也賈氏以儀禮為

本周禮為末謬妄已甚朱子乃不正之是其

所惑也出太極釋義周禮定本至於五經嘗疏論數萬

言闡其幽趣大抵皆有功于聖門而周禮尤

為有賴也非確然見道之真者能然邪出楓潭序

其理學有如此者少權倫魁初不色喜繼譎

閩舶了無愠容嘗獨立敢言瀕於九死不撓

不懼至謝

賜恩騎入吏部堂屬噴有煩言公將奏其作威

友人曰人於怒時遽忘其怒公卽焚其草

出

泉其性情之正有如此者居常溫清定省出

於誠篤每聞庭訓則敬而守之惟恐行之不

逮比列侍從卽委身於國曰此太史公教也

一聞洪水之災高堂之疾前後陳乞終養無

慮十數疏至於以犯顏諍

君爲悅親之實以不愧屋漏爲無忝所生之實

○行實

十一

其事親之孝有如此者忠諫

兩朝先後一節凡宗社大計

如諫南  
巡之類

綱常大禮

如議大  
禮之類

勤勤懇懇言之言則必要諸聖賢之

大道而不敢以末世苟且之說雜焉其事

君之正有如此者通籍十年義氣激烈諫而杖

杖而竄又復諫又復杖而絕無一毫得失之

心死生利害之念宅憂數年非公事未嘗一

入有司之室時有欲居以官屋而免其直

辭曰我世惟清白何用此爲先時吾野

下葬地諸君授以桃花嶺向固不敢以此累  
先人今又何敢以此累子孫哉竟不受其安  
義命之正有如此者幼卽以聖賢自期嘗曰  
吾惟欲出以行吾志爾不然則聲律對偶之  
文可無作也又悼異學之謬曰是大亂真而  
善溺人者也空言關之無益亟脩其本以勝  
之因取周子學聖有要數語書之座右顧諟  
而力行之曰此可以邇洙泗之源矣此可以  
得勝異之本矣又曰退之雖不信佛然何

○行實

十三

與太顛遊故於削髮之流羽衣之客悉教  
疾之不示半面至於權倖奄宦之輩卽有  
求通者絕之亦如釋老焉其守道之正有  
此者居閩未幾適奔父喪琉球國人自其  
金爵而下莫不哀號追送

出辭俸疏

扶母喪入

忽雲垂波立舟楫危甚亟爲文籲祭風

息旣而阻風又爲文祭小孤神風遂得

揚子江文祭小孤神文刻集其精誠感格有如此者與

友相劇切無幾微矯飾尤善成就後學

出象溪

與之講論事理而惓惓於心術之正嘗語之曰爵祿不入於心溝壑不忘於念以故門下之士恪守其教多爲世名卿其教人之正有如此者居疾中禮度毫髮不踰凡相見者勉之學且曰聖人可學而至臨終沐浴告於廟時家廟稍遠兄弟子姪恐出有不在固留乃止命長子泰往禮禮畢歸命復與揖曰連日多勞時入室少坐曰此非聽也徑行出廳自整衣冠端凝不動長子泣問不荅問家事不荅跪請所欲言乃瞪目謂曰六經大明於世惟周禮未獲表章予生平精力用在此書近年重加校訂幸成全經知罪我我不敢知第未及

○行實

十四

進爲歎爾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言畢而逝其臨終從容以正有如此者

肅皇帝有精醇端介之褒有文魁天下賢名大

振之褒有陳仁義格君心之褒楊相國

名一清號

遠諸公則稱之爲忠孝狀元焉至濟之伊洛

之賢則又泰泉先生之斷也直道扶國家

之元氣論議發前賢之未發又張名整號萬

名虞愷號楓潭二公之論也凡海內士聞太史公之

風者皆曰今之羅一峰而著述過之其見於

公評有如此者琛聞之禮曰先祖有美而弗

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琛爲此懼故謹

敘太史公言之實於右然以子孫而稱揚

先人或者又嫌於私而疑之矣故琛惟據本

傳墓誌及諸名公之贈言而有關於言行之

○行實

十五

大者則謹書之而不敢加一字焉間有一二

間於父兄而爲鄉黨所共知者亦謹書之又

不敢以爲嫌而故遺之也世之

仁人君子其尚鑒之也哉

隆慶元年丁卯冬日不肖孫琛泣血謹狀

先大父梓溪內外二集舊有福泉鏤板蓋先  
兄伯獻丞泉郡時刻也出處行實詳先兄敘

述中時

不肖璞

在舞象之年不獲附編輯之

役嗣後

聖天子念先朝理學忠節之臣從

大宗伯鳳阿姜公龍江沈公之請賜太史公謚

文節而

不肖業已粗知文字于時讀太史公

之文而想太史公之節因太史公之節而益

重太史公之文迺越廿餘載而福板竟以同

祿燬嗟乎衣冠器具先代所藏尚珍襲之以

昭世守矧出自肺腑中物而煨燼置之其于

祖述之義謂何用是痛心疾首凜凜遺文之

隕越是懼會當承乏覲

京師謀之比部樊公重加訂正而付之剞劂

是時也遼餉告急鄭土頻饑議捐議賑之餘

月俸錢不足飽其孥以故繕寫模印遂巡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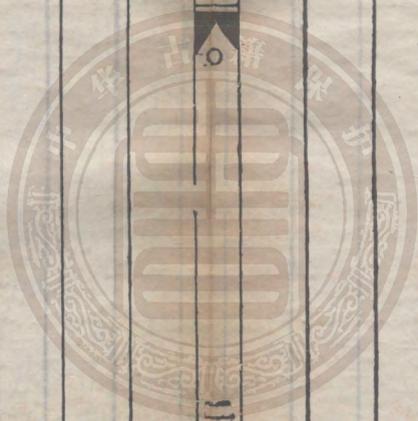
閣者久之踰年而始竣事嗟乎淵源可溯留

一綫以示來茲我文節公之寵靈寔式憑之

雖復沒齒蕭然亦何憾之與有至若先太史  
學識之精醇性資之端介則有國史之紀錄  
與先輩名家之傳敘在不肯璞何敢贅焉敬  
九頓識簡末就正當世有道君子

昔

萬曆庚申六月朔不肯孫稽首謹識



萬曆庚申六月朔

昔

萬曆庚申六月朔

萬曆庚申六月朔

萬曆庚申六月朔

萬曆庚申六月朔

舒梓溪文鈔目錄

外集十卷

卷一

制策一道

卷二

表一首

奏疏七首

卷三

序三十首

梓溪文鈔

○目錄

卷四

序二十九首

卷五

記十一首

卷六

家譜七首

卷七

墓誌碣銘五首

墓表三首



卷八

書十七首

傳三首

卷九

祭文九首

贊三首

銘三首

箴五首

說三首

什溪文鈔

目錄

辨一首

跋三首

書一首

論二首

策一首

卷十

賦二首

樂府五首

四言古詩八首

五言古詩十一首

長短句古詩五首

五言律詩二十六首

七言律詩一百一首

五言絕句十九首

七言絕句二十五首

雜體二首

聯句二十八首

內集八卷

伴溪文鈔

目錄

三

卷一

易箋問

卷二

太極釋義上

太極釋義下

卷三

通書釋義

卷四

東觀錄

卷五

周禮定本一

周禮定本二

周禮定本三

周禮定本四

周禮定本五

五官敘辨

卷六

周禮定本六

梓溪文鈔

目錄

四

六官圖釋

周禮定本七

周官剔偽

卷七

周禮定本八

周禮定本九

周禮定本十

周禮正經

卷八

周禮定本十一

周禮定本十二

周禮定本十三

周禮正經

文鈔目錄

畢

梓溪文鈔

○目錄

五



周禮定本十一

周禮定本十二

周禮定本十三

明舒

芬國裳甫著

孫

琛伯獻甫

璉李琰甫

曾孫有章無文甫錄

裔孫忠謹魯直甫次

後學臨川吳撫謙汝則甫閱

進賢樊良樞尚默甫校

沔陽蕭上達進卿甫訂

制策一道

文鈔外集 卷之一

皇帝制曰朕惟義農以下之事見於經秦漢以

來之事見於史見於經者皆聖賢為治之迹

見於史者亦當時君臣相與隨時而成治者

也然儒先君子之論則曰帝王以道治天下

後世只以法把持之而已信斯言也豈帝王

之治一以道而不以法後世之治一以法而

不以道歟自今觀之如畫野分州設官分職

明禮樂興學校正律曆秩祭祀均田賦通泉

貨公選舉嚴考課立兵制慎刑罰則帝王之

治天下固未嘗不以法也。天性明達寬仁者躬修玄默以德化民。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事從寬厚。文以禮樂。畏義好賢。力於爲善。聰明果決。得於天性。寬仁多恕。心無邪曲。恭儉仁恕。忠厚惻怛。則後世賢君之治天下亦未嘗不各有其道也。然則儒先之論殆亦有不足盡信者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創業垂統治定功成。

至子神孫萬代如見其治道之高明。法治之弘遠。直可以等帝王而上之矣。然而帝王朝祀立於京師。自管忠良多與配享。雖以勝國之世祖而亦或秩祀焉。豈非以後世之英君。辟其政治亦猶有可取者歟。朕膺

眷命嗣守鴻業臨政願治。蓋十有三年于茲矣。然遠師帝王之道而聖道猶有所未見。

宗之法而行法猶有所未逮。其故安在。予大

宗之法而行法猶有所未逮其故安在予大

著於篇朕將采而用之而以資於治焉

正德十二年三月十五日

御批第一甲第一名

臣舒芬

臣對

聞天下無法外之治帝王無道外

之法蓋道者出治之本法之體也法者爲治之具道之用也使道有未純則所以立法者義必不精利必不盡雖能行於一時而不可垂於萬世法有未善則所以爲治

梓溪外集

卷之一

三

者化必不洽澤必不周雖或致夫小康而終不足以望雍熙泰和之盛故論治而謂不以法非知治者也論法而謂不以道非知法者也古之帝王全於躬行心得者既有以建天下之極見於典章制度者又有以盡天下之情故功業之盛上下與天地同流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秦漢以來非不有法也類皆小補罅漏而不知先王立法之原亦非不有道也乃其天資偶合而

不聞先王大道之要。尚何望其治效。如古  
管之隆也哉。然則治之不能外法。法之不  
能外道。蓋有確乎其不可易者矣。恭惟

皇帝陛下。篤於求道。審於行法。勤於致治。

踐祚以來。嘗三親策多士矣。始之以法。天法  
祖。蓋篤於求道之心也。繼之以文武兵農。蓋審  
於行法之心也。又繼之以大學衍義之問。  
蓋勤於致治之心也。茲於

萬幾之暇。復進臣等於

廷。兼是三者之心。俯

賜策問。惓惓焉。若有所不足。而欲益臻其極

者。臣雖愚陋。敢不對揚。

休命於萬一乎。臣聞義農。治之極也。堯舜道

之至也。三代法之備也。言治極。則法之善

可知。言法備。則道之純可知。故孔子繫易

始於伏羲。則十三卦之制。器利用。以法而

存乎道也。序書斷自唐虞。則二典之所載。

時雍風動。以治而形乎法也。剛詩而備於

文武則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是  
又以道而顯設之於法也。子思曰仲尼祖  
述堯舜憲章文武朱熹釋之曰祖述者遠  
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豈堯舜不足於  
法而文武猶病于道邪。蓋舉道則法以著  
舉法則道以存。故朱熹又曰皆兼內外該  
本末而言之。由是言之道與法非判然二  
物也。明矣。

聖制以爲儒先君子之論則曰帝王以道治天

梓溪外集

○卷之一

五

下。後世只以法把持之而已。信斯言也。豈  
帝王之治一以道而不以法。後世之治一  
以法而不以道歟。

聖慮深遠。

臣

愚何足以知之。然竊惟帝王之與

後世其爲道不同。而其爲法亦異。帝王道  
足以創法。法足以善治。故專謂之道。蓋道  
卽法之所從出也。後世之於道。或偏而未  
全。或駁而未純。則其所恃以爲治者。獨法  
而已。故專謂之法。蓋法始有不本於道者。

矣請因

聖制所及以凡經史所載道與法者敬詳陳之  
聖人理天下使物各得其所爲極至故其  
盡制曲防莫非美意存焉今舉其大者若  
黃帝之畫野分州舜肇十有二州禹弼成  
五服咸則三壤商人肇域四海以建諸侯  
周人以九州之地建三等之國而畛以定  
賦者或五十而貢或七十而助或百畝而  
徹皆以什一爲中正則封建井田之法於

粹溪外集

○卷之一

六

是乎立矣伏羲以龍紀官神農以火紀官  
黃帝有天地四方之官唐虞建官惟百夏  
商官倍其數周官三百六十統於六卿而  
敷奏明試三考黜陟與夫六計八職八柄  
之政亦行乎其間則建官考課之法於是  
乎詳矣親疏貴賤之有體郊社禘嘗之有  
儀咸英韶濩之有制璇璣玉衡之有具孰  
庠序學秀選俊造之有等則禮樂律曆學  
校選舉之法無一之不備也九賦以爲歛

九式以爲節五刑以爲計八刑以爲糾  
矢以示威伍兩卒旅軍師以畜衆則貨財  
兵戎刑罰之法無一之或缺也所以然者  
義農黃帝皆以神聖之德繼天而王堯舜  
禹湯文武數聖人者或克明峻德或溫恭  
允塞或肇修人紀或緝熙敬止或重民五  
教道無不純而法於是焉出不然亦安能  
心代天意身代天事妙化導之機而極制  
作之善若是哉故曰帝王以道治天下而

臣謂道卽法之所從出者於是可見矣後  
世賢君若漢高之天性剛達寬仁長者  
創漢家之業文帝之躬修玄默以德化民  
而致後元之治光武之恢廓大度同符高  
祖成中興之功章帝之事從寬厚文以禮  
樂濟永平之政唐太宗之畏義好賢  
爲善速致太平憲宗之聰明果決得於天  
性卒平禍亂宋藝祖之寬仁多恕心

曲而有以易五季平文之亂仁宗之嘉儉

仁恕忠厚惻怛而有以開元祐炎興之運

誠如

聖制所謂亦未嘗不各有其道也。但此之謂道，不過天資之近似耳。就而論之，則惡聞詩書崇尚黃老，溺圖讖以蹈封禪之非，乏剛斷以啓戚門之釁，以至天倫慙德，異術荒心，任智謀以成功，聽讒倖以廢后，帝王純粹之道，果如是乎。道既未純，則法之所立，宜乎其不能盡善也。故漢初三章之約律，

梓溪外集

卷之一

八

令之次章程之定，與夫侯國之封，所謂磐石之宗，犬牙相制者，規模亦宏遠矣。然不革秦習，不任周政，所以治雜於霸，其後禍難屢起，亦非法之所能防也。唐以六典建官，以租庸調取民，增置學舍生員，以養士與夫以府衛治兵，所謂居重馭輕，五大不在邊者，節目亦詳盡矣。然大綱不正，昏風相襲，所以治雜於衰，其後變故最多，法亦屢壞而不可支也。宋人重儒術愛民力以

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臨財賦與夫通判縣尉之置要皆以收方鎮之權所謂混一天下亦長慮而却顧矣然武備頗衰成功亦小國勢日以積弱莫能善其後也故曰後世以法把持天下而臣謂法之不本於道者夫豈不然耶以是觀之則道有純否而法隨之法有善否而治因之孰謂爲治可以無法而立法可以不本於道哉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

天眷命用夏變夷一代經制之備真足以匹休帝王而開

聖子神孫萬世之太平矣觀夫京畿諸道之建置

宗藩列爵之世封內則罷丞相而設府部外則罷行省而設三司有

大明官制以定其員有諸司職掌以定其守

命官議禮則吉凶軍賓嘉之禮有其等矣而

又有禮儀定式諸書以示其品節制度焉  
命官作樂則郊社宗廟朝廷之樂有其章矣  
而又有太常神樂諸署以習其器數聲容  
焉內設國子監以教天下之英才外設府  
州縣學以育民間之俊秀經義之制定而  
士無詭異之談科貢之制行而士有彙征  
之望以言乎律曆則造曆有官而閏餘歲  
差之有筭司天有臺而休徵災異之並占  
且謂至元辛巳之曆漸違天度遂以洪武

甲子之歲肇起曆元律曆之正何如哉以  
言乎秩祀則大而郊廟儀物典於太常小  
而厲享品節詳於祠部正嶽鎮海瀆之神  
號革前世不經之淫名帝王陵墓三歲一  
降香祀之先代賢臣惟以當時官爵稱之  
祀典之正何如哉謂田賦不均非所以遂  
民生也

國初丈量田畝以柳兼并清理田糧以防姦  
僞且視土地之肥磽以爲稅科之輕重是

雖非井田也不幾於什一之中正乎謂泉貨不通非所以資國用也

國初因桑穰之饒而鈔法甚嚴置寶源之局而錢法再變茶馬鹽課之利則以助軍需商稅魚課之辦則以助國費是雖非帑餘也不幾於九府之圜法乎禮部以科舉之式選士必嚴貢舉非人之律吏部以銓選之法選官復有推陞保舉之例其選舉之公彷彿乎虞周明揚賓興之盛也給由雖

有常期而所以爲黜陟者復稽其旌異之典紀錄之冊焉考覈雖有通例而所以校才能者復稽其歷任之久暫地方之繁簡焉其考課之嚴頡頑乎虞周三考六計之詳也以兵制言之既有親軍諸衛以衛宮禁復有隸府諸衛以衛京城既有都司留守司以衛一方復有各衛守禦所以衛郡邑且府衛之所職掌雖各有司存而軍政之樞機實由於兵部蓋統重馭輕之中寓

防微杜漸之意此我

聖祖親歷戎行灼知古今利病而爲是良法管  
人謂其軍政有統真知言哉以刑罰言之  
大明律之綱有六而其目止於四百六十

大明令之綱亦有六而其目止於百四十有五  
焉是雖因唐制而定五刑其間別比類異  
簡而易遵明而易曉蓋我

聖祖斷自宸衷務在直言其事庶幾使人易知  
而難犯管人謂其有象刑欽恤之仁真知

薛漢外集

○卷之一

十一

言哉夫一代經制之備如此豈偶然而致  
之哉蓋有本於其間矣臣嘗莊誦

聖祖之言有曰朕求帝王之治莫盛於堯舜然  
觀其授受在允執厥中又曰人君一心治  
道之本存於中者無堯舜之心而欲施於  
政者有堯舜之治不可得也大哉

王言非直有得於帝王之道能如是乎宜其創  
制立法盡善盡美于以致雍熙泰和之盛

直等帝王而上之矣

聖制又謂帝王廟祀立於京師自管忠良多與配享雖以勝國之世祖而亦或秩祀焉豈非以後世英君誼辟其政治亦有可取者歟蓋自洪武六年定歷代帝王之祀自伏羲以至元世祖凡十有六君皆以其開基創業大有功德於民耳若周文王雖基周命終守事商之節唐高祖雖君天下皆賴太宗之功故不祀焉伊尹之告其君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梓溪外集

○卷之一

十三

聖祖秩祀帝王之意不在茲乎二十一年定名臣從祀自風后以至赤老溫凡三十有七臣皆以其始終全節與有功德於民耳謂宋趙普雖曾有微勞然實深負於藝祖元安童雖信有勲德然難並列於先臣故不祀焉盤庚之告其臣曰茲予大亨于先王

爾祖其從與享

聖祖秩祀名臣之意不在茲乎故程頤之論治獨歸於帝王而常不足於後世者天下之

聖祖之秩祀並隆於帝王而亦不遺於先元者王者之弘度也且以前世功德固有當崇而後人監戒亦有攸視

聖意亦何深遠哉

聖制之終有曰遠師帝王之道而聖道猶有所未見近守

祖宗之法而行法猶有所未逮其故安在且欲

臣等詳著于篇將采而用之以資于治臣

梓溪外集

○卷之一

十四

雖愚陋敢無一言以對而徒進諛詞曰道則至矣盡矣治則已臻皇極法則無可議者矣獨不有以來曲學之誚而上負

聖明待士求言之意哉臣竊觀今日之天下州

野如舊而民生之憔悴日甚官職如舊而

事功之廢弛日甚禮樂如舊而奢僭漸平

和氣未洽也學校如舊而道術漸垂習

未端也律曆正矣而能以災異當畏爲

注下陳之者誰歟祀典正矣而能以異端當戒

爲

陛下闢之者誰歟田賦之均如舊也而額外之  
征求無已泉貨之通如舊也而關市之稅  
課日增選舉之法具存而賢才之疎遠者  
未伸考課之法具存而庸劣之在位者未  
去兵制雖不改乎舊也然強壯役於私門  
恩賞奪於有力其能弭怨讟之叢積乎刑  
罰雖不改乎舊也然怙終之罪不加羅織  
之風未已安能止物議之沸騰乎夫以天  
下之事每每如此則是

梓溪外集

卷之一

十五

聖祖之法雖善而今之所存者蓋文具耳孟子  
曰徒法不能以自行意者

陛下之望道誠有所未見歟臣願終其所欲言  
以副

陛下之所欲聞而無復有所隱也竊惟帝王之  
道大矣臣愚不能究極今

陛下以程頤之言爲問臣亦敬以程頤之言爲  
獻其言曰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此卽臣所

謂無法外之治是也。又曰必有闢睢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此卽臣所謂無道外之法是也。

陛下誠能重人倫之始，審王教之端，如文王之顯宗，雖雖在宮，無斃亦保，則闢睢之化，其庶幾矣。圖

國祚之綿洪計

宗祧之嗣託，如文王之振振公子，以永姬篲。

則麟趾之化，其庶幾矣。闢睢麟趾之化成。

梓溪外集

○卷之一

十六

則至於兄弟御於家邦而道無不純，有以匹休帝王而增光。

祖宗之道矣。道旣在我，則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而法無不善，有以匹休帝王而增光。

祖宗之法矣。夫道無不純，則風化鼓舞者有其機，法無不善，則轉移闔闢者有其具，致。

祖宗帝王之盛治，又何難哉。是則。

陛下之所宜加意者，誠不在於多方也。伏願少。

垂

天聽克廣德心不以臣所陳之言爲諺而聽之  
惟聰不以臣所言之事爲易而行之惟力  
矜持敬畏不少間斷

清燕之優游無異於

大廷之臨蒞便嬖之使令不忘乎儒紳之奏  
對則道可純法可善治可久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草野之人不識避諱冒干  
天威無任隕越之至臣謹對

梓溪外集

卷之一

十七

外集卷之一

終

表一首 奏疏七首

狀元及第率諸進士謝 恩表 正德十二年

伏以書獻賢能方待公車之

詔言揚敷奏遽登

天府之名褒然達漸之高修爾泥蟠之隔遭

逢過分忻怵奚勝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泰運大來 謙光下逮

梓溪外集 卷之二

觀人文化成天下賁飾匪崇

升王治宜照日中豐亨永保

合宮衢室百僚方慶於師師

玉陛丹墀一士不遺於諤諤雖則細流寸壤

諒無補於高深然而葑體芹心敢自羞於

側陋各陳膚見庸助

多聞聽徹

堯聰幸而陳於諷諫明分

舜目勞手筆以標題臚句聲傳雲外簫韶並

恩袍動色

禁中草木同輝京兆引駒儀曹致享衣裳在

筭鏹幣分珍禮數便蕃知儀文之循舊

聖情咨眷感

寵遇之維新臣等樗櫟庸材駑駘下質荷此

難酬之

大造思捐已獻之微軀德業相期共答終身

之遇忠貞自保寧忘始進之心臣等下情

梓溪外集

卷之二

二

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

隆聖孝以答人心疏

臣聞帝王之行莫大於孝而其事莫大於

送終故仲尼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

下民用和睦言天子之道惟孝足以答人

心也孟軻曰事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

可以當大事則

陛下之欲隆聖孝豈有大於今日之選紼哉  
慈聖康壽太皇太后之崩也中外臣民皆以為  
陛下向在宣府稱是家裏身開心樂歡喜自在  
必不歸也詎意

聞訃之日奔走哭臨此

聖衷一念天理之發可與爲虞舜周武者真出  
於常情測度之所不及也臣雖哀號摧裂  
之際竊喜

陛下英斷謂或曲從易月之

梓溪外集

○卷之二

三

遺詔必不能已於終喪之至情是當三年  
之內深居

九重無復外出移所以哀慕痛切於

大行太皇太后者以朝夕問安侍膳於

慈壽皇太后也誠如是則順德應於天下令名

在於後世舜武之孝可並稱矣前日之狩

懷來居宣府天下之人方大疑之今日必

釋然曰

皇帝明聖非無事而

何其至孝與古帝王相似哉荒繆淫嬖之  
謗可以白於後世矣昨者復聞傳奉

聖旨云

大行梓宮近於開隧欲往

山陵自行親視

臣竊疑

陛下此舉乃一念天理之未克人欲復得以乘  
之也蓋天理人欲之幾甚微非講習之素  
未有不以人欲爲天理者何則於禮或違  
於法或乖則事雖天理亦人欲也

梓溪外集

卷之二

四

陛下欲視出陵以伸追望之情固天理也但以  
法論之不知

祖宗以來有此故事乎果有之亦當謀於公卿  
大臣而後往如其無也則是哀不中節而  
入於人欲矣又欲於隨侍一應人員及櫛  
路軍士人馬都不必用但少擇隨身輕騎  
徑往是

陛下

不以一己之哀痛致臣民之悲號亦天理

也但以禮論之不知自古萬乘之尊非奔

竄避難有此輕身者乎不然則警蹕侍衛之嚴何用於宮闈之內也此可見

陛下孝誠之未至天理之未克而人欲得以乘之也

陛下不亟審察則人欲之乘無有窮極臣恐一騎比奔之餘目中無山陵而有宣府雖大行梓宮有不遑恤者矣

聖德剛明必無此過但人欲之攻天理其勢斷有不可禦者焉萬一視陵之後此心莫制

梓溪外集

○卷之二

五

而遂出關則是惟

陛下荒繆淫嬉之謗終不可以白於後世羣臣不肖之罵天下亦不肯少貸以爲

陛下自疎絕之而善無與入也備顧問者人必罵之以膚淺而不能啟沃司諫諍者人必罵之以緘默而不能正救位公卿者人必罵之以庸劣委靡而不能輔導主持夫使臣受罵於當時

君受謗於後世

祖宗朝廷有大羞恥是皆一念天理之未克人欲乘之之故也且人欲之乘天理其害豈止於是將使三綱盡淪九法盡斃君子盡制於小人中國盡入於異類而後已臣受聖賢之訓每覺一念天理人欲之萌則戰戰兢兢恐底於隕身滅性之禍况

陛下受兩間之託寄萬民之命可以頃刻放肆而不審察於斯邪伏願

陛下由此奔喪一念之孝誠擴充天理遏絕人

梓溪外集

○卷之二

六

### 欲深居

九重恭默思道雖踰月釋服之後儼然煢煢在疚如成王免喪朝廟之時延訪羣臣以求敬天勤民之道緝熙

聖學以求顯明德行之益使備顧問者得以致啟沃之誠司諫諍者得以據正救之力位公卿者得以盡輔導主持之忠則所以擴充天理者有實事矣於宣府所貯之財盡發之賑濟本鎮之貧乏以償其半年土馬

蹂踐之苦於邊將之冒賞實緣怯懦致寇以貽

當宁之憂者

降詔切責而戮尤駑下者數輩以警其餘於宣府所居之室則毀之以絕遊幸之念於宣府所廢之人則誅之以銷怨望之變則所以遏絕人欲者有實事矣凡此數事

陛下斷以行之則天理可以純全人欲可以盡去

梓溪外集

○卷之二

七

聖德盛而聖治升矣天下仰望

大君之心可以答矣脫

陛下以宣府之事爲

山陵之後終當一往則是諱以爲過而吝於改也其何以明理欲之分而答天下之心哉臣待罪史館掌記時事與其記

陛下之過以取直於後代不若違

陛下之欲以致敬於當時故敢冒昧上陳伏願

謀於老臣詢於良弼聽臣之言不爲此行

以判天理人欲之大分別

聖學昭茲天下服矣

正德十三年三月十七日上

車服疏

臣聞臣之事君也陳善必有其幾救過必以其漸向者仰見

聖孝之隆敢昧死以天理人欲之際上陳者誠

見

陛下可與爲周武大舜也恐天理之幾微則人

欲有時而或萌自非訾識擴充鮮有不爲

梓溪外集

○卷之二

八

人欲所勝况惟聖罔念作狂是以區區忠憤不能已於言也伏於前月十二日見

大喪發行

陛下以孝誠痛切違

先朝故事衰經送至

山陵伏念曰

聖明真見夫天理故動合於道如此也及廿一

孝貞大皇太后神主

下憫羣臣立泥草中又違

先朝故事特命曰百官免行禮竊伏念曰喪  
易寧戚

聖明真見夫天理故言合於道如此也故知為  
天子者能擴充天理則言動自合於道而禮儀  
制度固其所矣又何必故事之循乎既乃

馳一羸車從

西長安門入徑至

奉天殿前而使

梓溪外集

卷之二

九

孝貞大皇太后之主從之臣乃切痛

陛下講學之功未至故天理隨發人欲奪之雖

言動有合於道不過天資之美也不然則

羸車乃糞壤蹈踐之物豈可馳驟於

闕庭

孝貞作配 茂陵于茲十一年未聞有失德也

果何為而不得正其終 主從旁門而入

邪害道傷化莫斯為甚臣以

陛下必隨悔之明詔中外以示改過而大臣以

道自處者亦必極言救過以慰夫人望者  
矣潛聞側聽旬有餘日既不聞諫而新進  
小臣輒敢昧死言焉

陛下因巡邊至薊州地或逢山而獵或遇水而  
漁千乘萬騎之所臨縣官廩餼多不能給  
東奔西突之無定武臣師律有不敢加六  
師擾攘四民驚竄小則奪人之雞豚大則  
掠人之婦女有上干天和下召民怨者  
然事雖得於風聲迹多垂於耳目雖欲上  
言有不敢也又况巡遊蒐獵古帝王之所  
不廢自非流連荒亡史冊無譏焉

陛下好漁請以觀魚言之文王在靈沼而於枌  
魚躍詩則美之隱公如棠觀魚者春秋則  
譏之何也蓋文王循天理而與民偕樂隱  
公則循人欲以快一己之樂也

陛下豈不知以天理從事而聽臣之言哉則是  
雖不敢言亦若不必言也今者迹既昭於

見聞事實干乎曲禮復容恣以成

陛下之過豈人臣哉臣不敢以遠引切見

祖宗大駕之制有板轎有步輦有大涼輦有大  
小馬輦有王輅有大輅未聞有羸車也蓋  
羸車乃庶人所載乘者

陛下損至尊之等威而下列於庶人未之嘗聞  
也有邪媚之徒爲

陛下解曰巡遊半年以來單車疋馬習以爲常  
而大輅袞冕實有所不便此臣所大惑也

今夫大人君子必以冠冕佩玉爲常使之

梓溪外集

○卷之二

十一

袒裼裸裎則愧赧而不敢見人矣走卒僕  
隸必袒裼裸裎爲常使之冠冕佩玉必拘  
滯束縛不能拜舞周旋矣孰謂八業

天子乃不便於大輅袞冕而惟安於糞車褻服  
耶自非溺於人欲而失其羞惡之心必不  
爲也又或以爲治大法有不在此則孔子  
告顏淵以百王之大法自正朔韶舞之外

宗惟曰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而已自古聖賢  
嚴尊卑之分定上下之制豈有大於車服

者哉且

祖宗之制 主必入於午門昨  
孝貞太皇太后之主以從

陛下之駕入於旁門使他日作史者以春秋法  
書之曰六月己丑

車駕至自 山陵迎

孝貞純皇后主入 長安門則讀者亦必以春  
秋公薨書地不書地之法求之則

孝貞不得正終之疑不解矣夫人之行莫大於

梓溪外集

○卷之二

十三

孝孝莫大於送終故孔子述孝經而以喪  
親終焉

陛下方隆聖孝而致

太皇太后負不得正終之寃豈可以言孝哉是  
以

太廟祔主之夕疾風迅雷甚雨或者

太皇太后激怒於上天冀

陛下悔過以明其疑謗也臣待罪史官凡

陛下一動一言敢不實錄若尊攘之勇郊天之

誠奔喪之孝恤刑之仁救荒之惠分封之恩實所目擊他日固將大書以爲美談矣  
漁獵之荒嬉

經筵之廢弛儒紳之疎遠耳目之壅蔽僭詐之不憂亦所目擊他日雖爲

陛下諱而四方野史亦將記之故古之聖君有其位必盡其道戰兢惕厲不敢以位爲樂也樹誹謗之木設諫諍之官救過去非遠讒絕惡唯恐一言一動違於天理流於人

梓溪外集

卷之二

十三

欲也今

陛下溺於人欲以樂天位羣臣復泄泄杳杳無所主持是以比者天災地變紛於奏章盜民餓莩徧於天下其尤異者陵寢之上雷震明樓皆天示怒於

陛下也君臣之間曾恐懼而脩省之乎宋儒朱熹曰天者理而已矣逆理則獲罪於天矣

臣觀

陛下近日之所行雖天理有未純亦未可謂逆

天理也但

宮闕禁嚴尊卑闕絕所行或有逆於理者臣

亦不可得而知也不然何天示變之多耶

姑以一二言之狎於番僧則自稱大勝法

王昵於邊將則自稱威武將軍羞膳打乾

辦宗致上供有不足之懼馳驅徹夜致下人有

上帝不遜之言凡此顛倒昏瞽之事誠有不忍

言者謂非逆理可乎伏願

陛下以天子爲貴以宗社爲重遏人欲於橫流

梓溪外集

○卷之二

十四

對不存天理於旣滅視朝勤政高拱深居庶

幾補往者之過進來者之善以基

上帝無常之命以慰

祖宗有知之靈幸毋自棄曰非不知天理之爲

美今且溺於人欲臣聞太甲初年顛覆典

刑宣王少時未免詩人之刺其後太甲處

仁遷義爲商之賢君宣王遇災而懼脩德

宮任賢爲有周中興之主廼知自古帝王未

嘗無過貴乎能改過也今

陛下惟以湛樂之從而不自處於尊貴初豈有  
太甲宣王之大過哉况

天資剛明春秋鼎盛一旦奮然用力於天理則  
何舜武之不可爲哉臣昨者又聞

車駕消息將往延綏以臣微賤安能制

陛下之行哉但恐復不謀於公卿而不備乎法  
駕則等威有愧於

帝王服御下同於士卒其所感召有大憂者也

管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

祥溪外集

○卷之二

十五

十年此其戒乎其後晉果遷戎於伊川彼  
賤丈夫也猶足以觀感召况以天下之

主其所感召可不慎哉伏願

陛下獨斷於中博采於外不復巡幸乃悔過第

一義也苟溺於人欲而不能制延綏之行

亦必尊

祖宗巡狩之典儼

帝王法度之儀乃改過第二義也臣惟知有懷

必吐之爲忠而昧於未信而諫之爲謗惟

聖慈矜宥憫其心而察其言則宗社幸甚正德

年七月初七日七

乞恩終養疏

臣聞古之人臣以道爲進退者明主必借之以風天下蓋進以道而能借之則朝廷之士習正焉退以道而能借之則田野之民俗厚焉自古未有士習不正民俗不厚而可稱善治者明主見善法之端而於此人焉借之故化行而不留法施而民不犯也臣去春濫名有司不敢異說曲學惟先賚於闕睢麟趾之言以至家邦之御實純王之道也

陛下不加棄黜乃首賜及第授官翰林亦曰臣

之進以道可借之以風天下耳不然則百

工之內豈少臣耶臣竊慶遭逢不勝感激

謂於國苟有所益於家必無所私於道苟

有可行於身斷無所恤此臣之初志也奈

何事與願違比聞家鄉水患異常言其大

也東湖至於西湖合爲一壑言其久也四月至於八月將踰兩時民舍沉淪殍骸枕籍言之可爲流涕也臣家素貧乏無儋石之所儲身復孤單無弟兄之代養臣之父母亦寧免於溝壑哉且臣父年六十有四雖稍健強母年六十有五舊多疾病加以飢餓所迫暑濕所侵別離愁苦之所感誠有如曉露風燈不可永保者矣夫天下之士昨聞

陛下借臣以道而臣乃不顧父母之養如其道安在哉故敢陳見悃誠伏乞

聖恩放歸田里以終養之則臣之親得生見臣一日者

陛下之賜也臣得及一日之養於親者亦

陛下之賜也臣犬馬之年苟有不卽時隕滅則他日敢不感激捐軀以爲

陛下洪慈萬一之報哉伏願哀臣之志臣之誠而聽其終養則非惟免臣一人不孝之

罪草野之人必皆曰

天子實隆孝理將歡欣鼓舞而興孝矣是

退本以情也而

陛下以爲得子之道而借之則風化之係豈小

小也哉

正德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日上

留駕疏

臣等竊見

大祀後屢有南巡之

旨今逾月矣以爲公

卿臺諫必能勸止乃者科道官等猶以爲

梓溪外集

○卷之二

十八

言而

陛下此意未已也夫古帝王所以巡狩者協律

度量衡訪逸老問疾苦黜陟幽明式序

在位無非事者是以諸侯畏焉百姓安焉

近日

陛下兩巡西北六師不攝四民告病哀號之聲

上徹於天傳播四方人心震動是以今聞

南巡衢路之民莫不逃竄而有司方以迎

奉爲急竭其財力以供萬一羣聚嘯呼爲

禍不細且

陛下之出以鎮國公名號苟所至親王地方據勛臣之禮以待則

陛下將朝之乎亦受其朝乎萬一循名責實求此悖謬之端則左右寵倖之人無死所矣

陛下巡狩非古聖帝明王之舉而幾於秦皇漢武之遊博浪柏谷之禍不可監哉事幾著明非特臣等數人知之中外之人莫不知也然大臣知之而不言小臣言之而未盡其志非恭順也蓋以

陛下之志不可挽矣天下之事不可爲矣又以陛下大婚十有五年而

聖嗣未育故凡一切危亡之迹不欲爲苦言以救而聽

陛下之自壞也尚有痛哭泣血不忍爲

陛下言者江右有親王之變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祿位爲故物以朝署爲市廛以

陛下爲奕棋以除革年間事爲故事也特左右  
寵倖者知術短淺不能以此言告

陛下耳使

陛下得聞此言雖禁門之外亦警蹕而出安肯  
輕褻而漫遊哉夫以

陛下雄才大略前古無比誅鋤兇邪私愛莫牽  
苟有良弼爲

陛下責難陳善以擴克之雖堯舜湯武不難爲  
者矧於安宗社計治亂者哉昔唐郇模

祥溪外集

○卷之二

二十

乃賤丈夫宋陳東乃太學生猶不憚殺身

狗國况臣等俱法從之臣且受

陛下國士之遇者哉伏願憐咎臣等愚衷降悔

過之

詔絕遊幸之念日親

經筵脩明治政建立

國本戒飭庶官以永太平之治則

陛下直樂豈有過此而復求之汗漫之遊哉正德

辭陞俸級疏

臣惟或賢或否隨其器而使之君之仁也  
或遠或近不擇地而安之臣之忠也臣實  
不肖誤蒙

先帝擢居翰林後果不稱調黜市舶感激

先帝之仁思無以爲報者惟宜

累朝威德懷來遠方不幸遭喪去任琉球國  
人自長史金爵而下莫不哀號奔送竊謂  
衆情易感如此若獲復任則東海諸邦凡  
有君長者皆可懷來致其朝

梓溪外集

卷之二

廿

貢庶幾報

先帝忠

陛下少盡區區犬馬之心也昨者起復前來不  
意吏部依奉

詔書將臣復除翰林院脩撰照例陞俸一級臣

切惟復職者乃

陛下登極詔書所以更新天下臣敢不欽依戰

兢就列惟陞俸一節臣之不敢受者有三

陛下似亦不必與也蓋爵賞以勸功威刑以馭  
罪天之制也臣在

先朝初無論思獻納之功徒有愚戇冒干之  
罪豈敢違天而徼利哉此臣之不敢受者  
一也賢者以諫行言聽爲榮不以爵多祿  
厚爲寵今臣所學未少試於

清朝而所食遽濫冒於殊數豈孔門先事後  
食之義哉此臣之不敢受者二也夫君臣

梓溪外集

○卷之二

三十一

相遇自古以爲難聞之道

陛下倚任大臣聽信言官漸不逮初政矣夫大  
臣

陛下之腹心也言官

陛下之耳目也於耳目腹心猶有間隔之時則  
臣之備員待從者略無肢體脉絡之繫又

安敢保其

恩禮之始終哉况臣獲罪

先帝亦非有他言也因見宸濠有謀反之狀告

南巡有親王之禍又見陸完有通謀之迹告  
之曰大臣懷馮道之心斯二言者實

社稷安危之慮也特以位卑而言高

先帝猶加罪焉况

陛下剛健以立本實堯舜之資也臣固以堯舜

之德望之矣

揖遜以繼嗣際堯舜之運也臣固以堯舜之

治望之矣立朝之後則所以責難陳善於

梓溪外集

○卷之二

十三

陛下者又烏能已耶若夫存天理遏人欲於堯  
舜之德日求其純親忠賢遠讒佞於堯舜  
之治日求其至茲固

陛下之所以矜持抑畏仰承

天意者然或幽獨得肆之地一念少懈則形

之政事未必無可指擿言者加以臣之艱

愚雖有

祈天

永命之論制治保邦之謀

陛下忘而容之亦難矣此臣之所爲懼而不敢

受者三也夫臣之不敢受有此三者伏乞

陛下亦憐而信之曲順微誠准令辭免臣實不

勝感激悚懼之至

辭陞俸級疏代樞

臣等性習迂疎叨縻仕祿事因感觸言輒

狂誣荷

先帝曲宥得遂更生遇

聖主覃恩濫竽召用已爲非分之榮愧生憂至

梓溪外集 卷之二 十四

是謂不耕而獲災與戾增方虞報稱之無

能詎意

寵光之再及比臣執案吏曹預聞覆議事干

公論非可輒便私圖 恩出上裁何敢先

意引避但交章崇節皆原與善之公而人

臣事君本無過分之善宋臣蔡襄以爲人

之忠孝亦若鷺白鳥蓋物之本然染而

免之何可長也故智名勇功以爲右職君

下之不幸高爵厚祿以爲忠勸非盛世所

先帝刻日巡狩之時 宗社安危所係稍有智  
識實積憂疑故翰林院脩撰等官舒芬等  
郎中等官張衍瑞等寺正等官周敘等主  
事等官林大輅等行人司正等官余廷瓚  
等及醫士徐鏊指揮張英等各疏連銜固  
非依隨之附和伏

闕抗論實無憤激之孤危如黃鞏陸震及

臣

與萬潮陳九川又以言多泛及是以權姦

梓溪外集

○卷之二

二十五

播美兇威中以危禍杖決仍坐罷職幸獲  
全軀仰荷

聖皇矜宥往愆兼錄遺直如張衍瑞等俱蒙起  
陞選授加俸贈廕有差黃鞏陸震又破常  
格而沾

卹典

臣

及萬潮陳九川亦隨資地而復官常

死者不沒其善生者與有其榮蓋不必於  
均被寵私而自知有誤蒙覆幬者也顧以  
犬馬圖報尚未能副初心而較量資級致

有煩於 廷論將使後之議者素輕名檢  
或以效忠爲傲利祿稍重廉恥深避去官  
爲落便宜此 臣 所以於前項陞俸有不敢  
當者也且 臣 忝屬吏部又副功曹自進士  
歷主事於今十有五年而署員外郎八年  
憂苦家食居其大半佐銓註未底於精覆  
與否臧輒滯于賢愚所務者大而力不勝  
所志者荒而心益怠恒思避位亦恐妨賢  
特以迹涉虛讓而先疑事若近名而中止  
故於異數

梓溪外集

○卷之二

三六

是 臣 於尋常職業尚每揣心而不堪其憂  
釀恩安能覲顏而冒受茲寵伏望

聖慈俯鑒 臣 愚容 臣 辭免不勝感戴祈懇之至

乞命命婦朝賀疏

臣 竊見本月十九日報光祿寺爲供應事

照得本年二月三十日恭遇

昭聖慈壽皇太后聖旦節例該

欽賜文武百官壽筵欲照例備辦奉

聖旨是竊意諸命夫筵宴於外則諸命婦必朝  
賀於內

陛下至孝外彰

皇太后歡顏內動真足以追想

武宗皇帝遺詔文明武斷爲天下得人

皇太后慈闈之奉萬萬歲有所託也本月二十

六日乃復見報二十五日禮部官奉

聖旨二月三十日

昭聖慈壽皇太后聖旦節命婦免朝

梓溪外集

卷之二

三七

賀欽此又竊意禮以飾敬儀以飾情近者災變  
聖旨之象上下交見溝壑之民父子相食

陛下於一切禮儀所以自待者皆損抑之固

聖心兢惕畏天命而悲人窮也若夫

皇太后聖旦乃

陛下愛日承歡之會而諸命婦朝

賀則又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親也亦遽傳免  
則事失輕重恐敬以禮衰情以儀薄矣使

此意出於

皇太后

陛下亦未宜將順使此意出於陛下皇大

后亦殊覺淒涼近因陛下於所後有改

稱之機於所生有加稱之議是以此報一

出人心驚疑夫以

皇太后承事孝皇十有八載母儀天下十

有六年奉武宗皇帝遺詔又特出

懿旨命諸大臣迎立

陛下雖爲宗社大計真情固欲親之也

梓溪外集

○卷之二

三

陛下承重大宗與祖爲體觀夫成王周公儀禮

經文與我

太祖高皇帝制服之意則是

陛下於

皇太后雖欲疏之有不能者夫

大君禮法之宗也大臣禮法之守也臣職在紀

述不敢僭言唯免命婦朝賀一節事體

雖若非大感應恐亦不小若果爲

皇太后之意仍乞宣示懿旨以釋羣疑若或

爲

陛下之意伏乞別降 綸音以彰至孝 臣誠愚

昧行且隱淪然區區感激之私未嘗不以

堯舜之道望

陛下也顧 天威嚴重

聖旦期迫不能盡所欲言耳 臣誠惶誠恐不勝

隕越戰慄之至 嘉靖三年二月二十八日上

10816

外集

卷之二

二十九

卷之二 恭

聖日既臨不論晝夜皆言且 婦對孀恐不稱  
聖不忠與 天威嚴重

奏報之逆聖

相行且謂益然區區感激之私未嘗不以

聖不忠與之意於心服制 餘音以渾全

爲

